

「鯤鯨」意象與「鯤島」神話地景之探勘¹

陳旻志

南華大學文學系 副教授

李鈺滢

中山大學中文所 碩士班

摘要

「鯤鯨」意象的溯源，有助於疏通「台灣」地景、神話與文學的複合關係，本文將探勘「台江內海」與「倒風內海」西南沿海生態地景，以及神話觸角的再現。

此一溯源於「鯨背」上的「台灣」意象，在時空的推移之下，並未伴隨著「台江」竟成「平陸」的變化告一段落。再度疏導「鯤鯨」意象的神話原型，以及「鯤島」海洋生態的論述架構，將探究「人」與「鯨」之間，以及「鯤」與「島」之際，錯綜複雜的依存關係。有助於揭示台灣「鯤鯨」神話，以及地景書寫的義理結構。

關鍵詞： 鯤鯨、鯨、神話、鯤島、台灣

¹本文為筆者科技部計畫【文士階層「神聖」文化人格積澱模式之研究】MOST 102-2410-H-343-013-之部分成果。



壹、前言

本文以「鯤鯨」意象為聚焦，探索「鯤島」神話與海洋文化書寫的關係。「鯤鯨」意象的積澱，關涉「台灣」之地景、神話與文學層面；進一步探勘西南沿海濕地生態的地景，包括「鯨骨之海」（台江內海）與「倒風內海」的生態地景踏查。一方面溯源「鯤鯨」神話與古典詩文書寫，並結合當代「鯨」生態系統的海洋文學書寫向度，包括王家祥《倒風內海》，以及廖鴻基《後山鯨書》等系列文本的詮釋。探索「鯤」與「島」的錯覺，以及檢視將「鯨」界定是「魚」的誤解，進而探究「島」與「鯨」之間，錯綜複雜的依存關係。顯見「鯤鯨」意象的確立，有助於進一步形塑為族群神話、濕地沙洲、巨鯨與台灣之間的有機聯結。疏通本土神話與生態的義理結構，以期能建立台灣海洋文化書寫的地誌座標。

貳、「鯤鯨」意象與「鯤島」地景的關涉

「台灣」舊稱「大員」的說法，一般認為是由台灣南部平埔西拉雅支族的「大員社」（台窩灣 tayouan）之名轉化而來。最初係指台灣南部的一個海岸沙洲，亦名「大鯤鯨」，位在今天台南市安平區。當時的大員社即是居於上鯤鯨的背風面，築有簡單的草寮。²後來大員一詞指稱的範圍擴大，有時亦作為台灣全島的代稱。

循此意向持續觀察，安平外海羅列多座沙洲，乃與海岸線間圍成一片瀉湖內海，稱為「台江」。台江灣所在，呈現著系列沙洲橫臥於前，由北而南次第為日加老灣（海翁線）、隙仔嶼、北線尾、鯤身嶼；「大員」即位在鯤身嶼，乃今日鹽水溪口附近。依《安平區志》地質考察，該區實為最新期隆起的海岸平原。此一安平平原乃位於當時台江瀉湖的南半部，瀉湖外圍由南向北，有安平所在之鯤鯨沿海沙洲、北線尾沿海沙洲和隙子港沿海沙洲組成之砂丘線。因此得知該區特殊的地景生態，實由隆起而產生的瀉湖所構成。³當時外海有北線尾、一鯤鯨、二鯤鯨……七鯤鯨等一系列沙洲環伺，並與海岸線間圍成一片瀉湖內海，即為「台江」。整體而言並包括北端的「倒風內海」，以及南端所屬的「台江內海」（鯨骨之海）。其中北線尾與一鯤鯨間的水道最深，可容海船通過（圖1），是出入台江的主要港口。⁴

²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安平區公所，2008年），上冊，頁442。

³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安平區公所，2008年），上冊，頁475.13。

⁴圖片取材黃文博、黃佳麟主編，《新編 認識南瀛》（台南縣：台南縣政府出版，2009年），頁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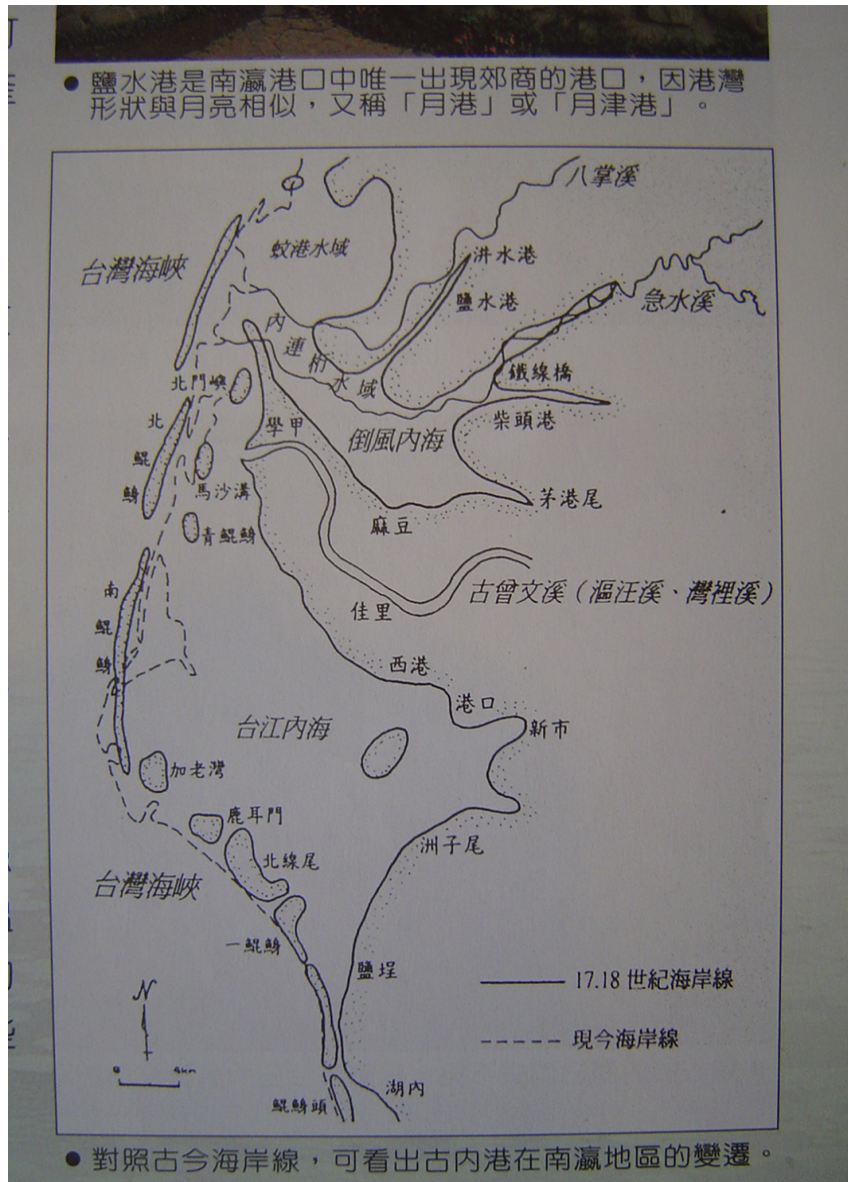


圖 1：「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

如斯規模壯觀的沙洲地景，嗣後陸續因為淤積，逐漸與陸地接近乃至相連。鯤鯨半島和台灣本島間的台江內海，在清嘉慶年間已呈現了「貿易之船經此，巨舟不得入」的窘況。逐漸淤淺最後陸化消失，「台江」竟成「平陸」，與台南連成一片。⁵今日的「台江國家公園」，園名正是溯源此一台灣西南之潟湖台江內海，潟湖外側的沙洲鯤鯨，已與陸地連為一體，僅餘四草湖、鯤鯨湖與若干濕地等遺跡，成為重要生物棲息區。

所謂的「鯤鯨」乃鯨背之意涵，原本的「鯤」指涉的是海中的巨魚，亦即漁人稱為「海翁」的鯨魚，並且形容內海上浮現的羅列「沙洲」，如同海中的「鯨背」浮

⁵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安平區公所，2008年）上冊，頁147。



沈之意象。現今仍不時有鯨豚洄遊於古時稱「鯨骨之海」(台江內海)、「倒風內海」的台南海岸外。位於台南縣北門鄉的南鯤鯓大廟所在地,即為昔日倒風內海的沙洲。⁶古典台灣文獻與文學中,往往慣於以「鯤島」、「鯤身(鯓)」作為台南或台島紀行的敘事,例如:

清·林鶴年〈東渡感事呈唐維卿方伯家時甫星使兼懷幕府諸公 其三〉有謂「赤嵌營連壯海山,紅毛城畔唱刀環。晉公節鉞平淮蔡,漢相旌旂掃洞蠻。**鯤島**浪淘朝雨過,鹿門波撼夜潮還。平原子弟懷風義,卜式憂時鬢已斑。」⁷

清·夏瑚〈秩滿留別臺陽 其三〉有謂「何期小草忽增妍,厚沐滋培達九天。百里政慚書上考,六條計忝附官聯。煙銷海國**鯤鯨島**,日麗皇途駮駟鞭。敢擬香山留別句,皇恩只許駐三年。」⁸

清·林朝崧〈贈林、楊諸子 其一〉有謂「今日**鯤身島**,談詩數十家。歌風及歐美,擣藻薄騷葩。我拙將焚硯,君癡復嗜痂。未能識奇字,載酒愧侯芭。」⁹

清·朱仕玠〈臺陽八景〉有謂「七**鯤身**外暮雲生,赤嵌城邊競渡聲。沙線茫茫連**島**闊,蒲帆葉葉映霞明。鳴榔惟有漁樵侶,換舵時同狃狃行。新月一鉤懸碧漢,剛聽畫角咽初更。」¹⁰

清·許青麟〈安平望海歌〉有謂「孤**島**潛連赤嵌中,洪濤萬頃歸艤艫。南望**鯤身**路杳杳,北看鹿耳波瀾瀾。樓臺縹緲成蜃氣,魚龍出沒翻蛟宮。遠嶼晴時如一粟,紫瀾生處迴長風。盪胸始覺雲夢小,放眼方知天地空。大壑蒼茫望未了,日腳插入秋波紅。曾經滄海難為水,況極蓬瀛東復東。」¹¹

以「鯤島」、「鯤身(鯓)」作為台南或台島紀行傳述的現象,誠如徐慧鈺《鯤島逐華波: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一書的內容,乃以清朝記年收錄台灣本土文人與作品,自康熙年間1684年以降,到1895年台灣受日本統治之前;橫跨二個世紀的文壇,自有其清晰可辨的軌跡,並且以「鯤島」作為全書整體鳥瞰的意象,呈現出早期豐富的台灣文學風貌。¹²甚且當代文史工作者先驅林衡道,在其泛論本土文史溯源的系列專書,亦以《鯤島探源》命名,顯見台灣與鯨魚意象之間,存在著

⁶王家祥,《倒風內海》(臺北:玉山社出版,1997年),頁274。

⁷清·林鶴年,〈東渡感事呈唐維卿方伯家時甫星使兼懷幕府諸公 其三〉,收入連橫:《臺灣詩乘》(新北市:龍文,2009年),卷6,頁315。

⁸清·夏瑚,〈秩滿留別臺陽 其三〉,收入余文儀:《臺灣省續修臺灣府志》第6冊(臺北:成文,1984)年,頁967。

⁹清·林朝崧,〈贈林、楊諸子 其一〉,《無悶草堂詩存》,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卷2,頁76。

¹⁰清·朱仕玠,〈臺陽八景〉,收入余文儀,《臺灣省續修臺灣府志》第6冊(臺北:成文,1984年),頁974。

¹¹清·許青麟,〈安平望海歌〉,收入施懿琳等編撰,《全臺詩》第5冊(臺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頁90。

¹²徐慧鈺,《鯤島逐華波: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臺北: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2013年)。



密切的關涉。¹³再者，國立台灣文學館第二期常設展「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中，更以「鯤島浮現」作為原住民先後航海來台的主要意象，也是明鄭文人渡台的創作主題。¹⁴然則「鯤身（鯨）」與「鯨」的指涉，為何值得文人學士持恆載記？《諸羅縣志》翔實描述此一現象：

海翁，即海鯨，大能吞舟，浮於水面，黑如牛背。俗謂海翁現，則大風將作。
(物產志)

海翁魚，大者如山。後壠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不知何時所得也。另有肋骨一段大如斗，諸番以為枕。

沈文開云：「其鬚如戟，可作物件」。(雜記志)¹⁵

顯見鯨魚龐大的體型，已然挑戰海洋文化書寫的既有經驗，對照鯨魚迎面而來的衝擊，開啟文士嶄新的詮釋尺度與意象。特別是關注於群鯨已然構成海航的隱憂，也連帶掀起天候的巨變。一但擱淺於陸地，又將引發連帶的功利與競相分食，《澎湖紀略》以實況報導的角度，陳述如是：

鯨魚一名海鯨，俗呼為海翁。身長數十百丈，虎口蝦尾；皮生沙石，刀箭不能入。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有言其背生草木，樵者誤登其上，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亦荒詞，無可考據也。閩大記云：最巨能吞舟；日中閃鬣鬣若簸朱旗，道健好動，故又名鯨。¹⁶

文中更引用「閩中海錯疏」的神異敘述：

海鯨噴沫，飛灑成雨。其來也形若山岳，乍出乍沒；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米以厭之，鯨乃逝去。否則，鮮有不罹其害者。間有自斃沙上者，土人梯而鬻之，炙其皮以為油，脞船甚佳。其目珠，即明月之珠；鯨死即脫落，故死兩目皆空，世罕得而獲焉。澎湖於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有一鯨自斃於虎井嶼灣上。土人爭割其肉，約有數千斤云。今澎署大門尚有支門魚骨

¹³林衡道/口述，楊鴻博/整理，《鯤島探源：台灣各鄉鎮區的歷史與民俗》（臺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

¹⁴「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為國立台灣文學館第二期常設展，將從自然、人文、社會等層面觀看作家及其文學心靈。
[http://xdcn.nmtl.gov.tw/world/home02.aspx?ID=\\$1002&IDK=2&EXEC=D&DATA=997](http://xdcn.nmtl.gov.tw/world/home02.aspx?ID=$1002&IDK=2&EXEC=D&DATA=997) 瀏覽日期 2017年10月26日

¹⁵周鍾瑄，《諸羅縣志》（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物產志」，頁240；「雜記志」，頁291-292。

¹⁶胡建偉，《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109種，卷之八，鱗之屬。



一條，長數尺、大數把；其脊骨可以作確白，兩眼亦空無目珠。澎人云：此尚是鰓之小者也。

在世人眼中，鯨魚不僅體型的優勢讓人迷惑，也兼具了鯨油可燃燈，鯨睛如明珠，奇貨可居可想而知。民眾善用鯨魚產生各種附加價值，如當枕、膏火、艙船、支門，確白與橋梁；其中著稱的「龍涎」價格尤高於精金，令人驚歎，其功用為「能止心痛，助精氣」，實屬人間奇景。

參、「鯤」與「島」之際，「人」與「鯨」之間的探勘

「鯤鯨」意象與「鯤島」地景的關涉，開啟了「鯤」與「島」，「人」與「鯨」之間的交光疊影。其中「鯤」與「島」之際的探勘，包括以「鯤」為「島」，或者以「鯤島」指涉台灣的敘事觀點。對於體大如山的鯨魚，除了充滿好奇與想像，往往也視鯨的「魚背」為「山」或為「島」，此一錯覺清初應已普遍流傳，如《臺海使槎錄》：「海翁魚，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考。」¹⁷，類似此一將鯨魚背視為「山\島」的錯覺，並分見於朱仕玠《小琉球漫誌·瀛涯漁唱（上）》：「乍看草木自扶疏，那識根蟠背脊餘。悔吝動生安足怪，世間到處海翁魚。海翁魚，即海鯨也，大者重至五、六萬斤。赤嵌集云：『瀕海有小山，草木叢生，樵者誤登其上，小山倏轉徙，不知所之。蓋海翁魚脊背也』相近。」¹⁸

凡此種種對於將「魚背」視為「小島」的傳說，鹿憶鹿認為應是緣由以「魚」作為世界「載體」的神話，可能是基於天河、地川相連，水浮天而載地的虛妄幻想，作為大地支柱的魚類，往往具有碩大無朋的軀體，特別是「鯨」的碩大無比，甚可滿足此一敘事想像的需求。¹⁹循此意向而觀，「鯤」與「島」之間的關涉，應該包括「台灣」與「鯤鯨」，甚至於「鯤島」整體意象的形成，互為依存。例如《臺灣志略》、《臺灣紀事》等相關文獻的敘事觀點，這些文獻始於清初，終於晚清，李宜靜指出，終清之世，鯨魚傳說在台灣文獻的傳述上，頗受時人之重視，提供此一意向重要的探勘基礎。²⁰事實上台灣的自然生態特性，乃與群鯨的生態十分密切，劉克襄指出，台灣海峽在國際捕鯨分佈圖中，曾經是珍稀露脊鯨出沒與捕殺的重要現場，也位居北半球太平洋西岸露脊鯨分佈的南限。²¹事實上墾丁的芎蕉灣，即曾在1920年代初，台灣總督府委託東洋株式會社，開始從事捕鯨工作。隨即在芎蕉灣海

¹⁷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4種，頁66。

¹⁸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頁40。

¹⁹鹿憶鹿，「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144期，（臺北：歷史月刊社，2000年），頁28。並詳見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新北市：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77。

²⁰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新北市：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67-80。

²¹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166。



域設置大規模的捕鯨場，涵蓋推鯨上岸的碼頭、割鯨工廠、澆油間、冷凍庫以利加工。並配備鏢鯨砲手的挪威捕鯨船，捕獲的鯨類以抹香鯨、長鬚鯨、座頭鯨為主，盛況極於一時。直至國民政府於對面的南灣海域興建核三廠，整個捕鯨傳奇現場，終至謝幕。²²

再者，世界文學名著梅爾維爾的《白鯨記》小說，誠是一部以海上捕鯨業為題材的作品，有助於探討「人—鯨」之間糾葛的複雜關係，推演鯨魚與人，在海洋和陸地兩個舞台之間，上演著生存與人性的參照。裴圭特號捕鯨船的亞哈船長，帶領全體船員歷險，多年來忘情於追捕一條叫做莫比·迪克的神祕大白鯨。亞哈船長對各個大洋的海況和鯨魚的移徙分佈都非常熟悉，在一次捕鯨過程中，亞哈正是被這隻名叫莫比·迪克的抹香鯨咬斷了一條腿，從此決心一定要捕殺莫比·迪克報仇雪恨。裴圭特號追逐白鯨的航線之中，全局最高潮的對決前夕，航線就曾經過台灣的巴士海峽，顯見此一海域，實為鯨豚固定迴游的路線。²³再者，鯨豚慣於迴游的地景，據傳也與「島形」與鯨豚相仿者攸關。誠如清代文士慣於以「鯤島」作為台灣的別稱，並且自晚明以來，也有諸多與鄭成功攸關的鯨魚神話流傳。顯見將鯨魚視為「陸地」（鯤鯨），並且以鯤鯨命名的地貌地景，應該存在著意象上相當程度的關連。

特別是紐西蘭的毛利人的「鯨騎士」神話視野，他們的先祖卡瑚提亞·特朗吉，乃地位崇高的酋長，當時即是騎在「鯨背」上來到此地。登陸地點為阿華湖，為了紀念這趟越洋之旅，族人替他另取「派凱亞」稱號。至於那隻鯨魚，一說牠變為一座島嶼，從當地通往托格拉灣的高速公路眺望，這座島嶼確實很像一隻鯨魚破浪而出的形勢。²⁴這一神話最為重要的意向，乃在於「鯨」與「人」之間，原本可能存在著親密的溝通與「聯結」能力；鯨魚家族慣於幫助迷失於大海的人類。只要航海者具有必要的權威，並且知道與鯨魚交談的方式，即可在需要的時刻，召喚鯨群的回應。並且也是人類與諸神，以及野獸之間，透過此一方式，彼此融洽共存的型態。相對於此，一旦人類變得驕傲自恃，促使原本萬物一體的世界，出現分裂；群鯨也將有所回應，以集體擱淺，宣示神諭。²⁵不僅如此，紐西蘭的毛利人的「認祖歸宗」，竟然也與台灣的阿美族形成有機連結，成為近年來熱議的話題，值得後續的探勘研究。²⁶

²²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173.174。

²³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著，梁永安譯，《白鯨記》（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頁121。

²⁴威提·伊希麥拉（Witi Ihimaera）著，陳靜芳譯，《鯨騎士》（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26.59.60.71。

²⁵威提·伊希麥拉（Witi Ihimaera）著，陳靜芳譯，《鯨騎士》（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71.160.161。

²⁶「北部紐西蘭毛利人拜訪阿美族兄弟」台灣參加研習的五十名族語種子教師及兩位毛利教授重返太巴壠祖祠，族人在祠堂內燃起火堆，用煙霧告知祖靈：「來自紐西蘭的自己人，回來了！」毛利語教師 Winiata 還拿起吉他彈唱毛利人的「創世紀」歌曲，歌聲充滿血濃於水的凝聚力。Te Ripowai Higgins 教授說，雖然是第一次來台灣，聆聽到阿美族祖先的故事，卻很熟悉，證明毛利人和台灣原住民系出同源，感覺就像「受到祖靈的引領」，有「回家」的感覺！她也說，希望幫助台灣的原住民延續祖先傳下來的文化、語言，「我們永遠是一家人」。頭目王成發說，當他聽見兩位老師介紹自己是「在



其次關於「人」與「鯨」之間的探勘，從自然科學領域而言，「鯨」（鯨）是哺乳動物，在古代文獻中會以「海翁」、「海鱗」來稱呼。然則鯨魚並不是「魚」，嚴格講應歸屬於「鯨豚」類；他是海陸兩棲的哺乳類，經常迴游或擱淺在潮間帶，引發社會與學界的關注。平埔族西拉雅的口傳神話中，即保留著珍貴的鯨魚兼有海陸「兩棲」的演化線索。王家祥結合西拉雅族母語書寫的《倒風內海》歷史小說，即鋪陳了「倒風內海」與「鯨骨之海」（台江內海）的神異史詩：

「我從沒看過那麼多那麼大的阿滿！」貓羅和把里皆異口同聲地說。「鯨骨之海吶！」沙喃讚嘆著。「從前，想必這處大灣像巨魚的沙洲上，一定遍布鯨骨，是鯨的墓場。」沙喃說。「傳說鯨的墓場位在大灣北方的蕭壠黑森林。那是一處生長著巨大水樹的海中大森林，每一株巨樹皆有一座海島那般大，上頭住滿了無數的海鵝與水鳥，漁夫的小舢舨常常在樹島與沼澤遍布的黑森林中迷失方向。傳說海上將死的巨鯨皆會循著水道進入內海溯源而上，經過鯨骨之海游往內陸的沼澤，尋找可以安穩擱淺，等待死亡之地。而黑森林中柔軟的池沼爛泥與綠色平靜的陸地，正是年老的海翁最佳安息之處！」大羅說。「為什麼呢？巨鯨不是海洋之王嗎？為何最終要回到陸地來？」沙喃說。「我也曾聽過蕭壠人的傳說，海翁原本是陸地的巨獸，牠們經常游入倒風內海，抬頭擺尾仰望陸地！」阿兼說。「紅毛人得知這則傳說後，便在他們的海圖上將這處時常發現鯨骨的大灣取名為『鯨骨』，可是自從海面上遍布巨船和漁網之後，海翁出現噴水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也不知那鯨的墳場是否仍有巨鯨迴遊？」²⁷

此一重要的地誌意象的描寫與生態想像，誠然是結合了前述「大員」作為「台灣」原始意涵的內在理路；同時也將沿海「濕地-內海」與鯨豚的特性，密切聯繫起來，有助於今日重新疏通鯨鯨神話原型的文化底蘊。如斯鯨魚經常性「往返」海 \ 陸的現象，迄今依然頻繁。群鯨「集體擱淺」的現象，一般咸以為是特殊的「迷航」現象，然則此一發生現象的頻繁結果，是否存在著某種生態與演化的關聯？廖鴻基指出，鯨豚的祖先，可能與大約五千萬年前，全身毛髮、擁有四肢和尾巴，生活於陸岸水濱的有蹄類哺乳動物「中爪獸」有關。無論外觀或生理功能，現代鯨豚，已經和他們陸域祖先，幾乎完全改觀。如今他們身形似魚，長著胸鰭、尾鰭和背鰭，周身光滑，四肢退化，鼻孔長在頭頂，善游善潛，且一生都生活在水裡...是陸域動物完全演化到水域裡的傳奇。²⁸

大洪水的年代，從台灣漂流到紐西蘭的人，想到遙遠的地方有那麼多「兄弟」，他也不禁感動流淚。花孟璟，〈北部紐西蘭毛利人 拜訪阿美族「兄弟」〉【自由時報】，2012年11月21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32174>. 檢索日期:2015.4.29.

「傳說解密了：毛利人的家鄉，是來自於台灣！」，

MATA TAIWAN 網頁 <http://www.pure-taiwan.info/2013/12/maori-hawaiki-is-taiwan>. 檢索日期:2015.4.29

²⁷王家祥，《倒風內海》（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7年），頁110-111。

²⁸廖鴻基著，金磊攝影，〈關於鯨豚〉《後山鯨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附錄，頁208。



雖長了背鰭、胸鰭和尾鰭，但仍以鼻、肺呼吸；體膚光滑、身形流線，但留有四肢和毛髮的印記；涼冷的海水抱著，但你們堅持體溫。曾經如此陌生、如此深遠的海洋，你們溶下去生活千萬年後，如今，你們為自己在海洋裡撐開的廣度和深度，無論闊遊、速度、深潛及生活策略，你們在海水裡的身分，幾乎已成為先知和牧者。²⁹

演化路上，為了潛入更深、憋氣更久，你們對自己的身心作了奇蹟似的調整。幸或不幸誰能定奪，你們用心演化但始終戒不掉的是哺乳動物的根性；你們已經被允許深沉的心肺以及身上的每顆細胞，深海下一段彷如修行的憋忍後，仍然如戒不掉的癮，如此渴望海面上乾燥流通的空氣來補償、來滋潤。³⁰

這一段鯨魚由「陸生」演化為「海生」的過渡階段，在生物演化的歷程，目前相關考古的線索指出，最早的古鯨類，名為巴基鯨，乃於巴基斯坦出土，乃恐龍絕種後現身於古地中海的有蹄哺乳類，以魚類為主食。嗣後演化為新物種，出沒於河口、瀉湖最後到大海，成為全然的水棲生物。其中重要的「水陸兩棲」階段，體型如同毛茸茸的鱷魚，亦在巴基斯坦出土發現，距今四千八百萬年，科學家命名為「游走鯨」，意謂會走路、會游泳的鯨魚。顯見鯨類因應物競天擇，由陸棲演變為水棲的歷程。³¹在游走鯨的時代，巴基斯坦是近古地中海的海岸區域。此一海陸「兩棲」的「游走鯨」（或稱為「走鯨」學名 *Ambulocetus*）物種，又名「陸行鯨」，是一種早期的鯨魚，可以同時行走及游泳。此一走鯨是過渡化石，顯示了鯨魚如何從陸上的哺乳動物演化出來。走鯨的外表像鱷魚，約有 3 米長。牠的後肢較適合游泳，可能像水獺及鯨魚般擺動背部來游泳。有指走鯨像鱷魚般獵食，潛伏在淺水地區捕獵不為意的獵物。³²

鯨魚是否可能再度重返「登陸」一說？在漫長的生物「演化」長鍊中，可能尚存在著未竟的旅程，是以國際間每每有群鯨集體「迷航擱淺」的事件，並不尋常。亦即當我們慣於以「魚」類看待「鯨魚」，此一現象也許純屬「意外」。然則此一群鯨「擱淺」看似莫名而無助的行為，自然學者羅培茲（B.Lopez）認為應著眼於一種原始的**逃避情結—逃避水面—企圖回歸**攸關。³³誠如擬虎鯨是鯨類中，最常以「上岸」方式，結束生命的一族，在台灣即發生擬虎鯨游入左營軍港、台中港等擱淺現

²⁹廖鴻基著，金磊攝影，《後山鯨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82。

³⁰廖鴻基著，金磊攝影，《後山鯨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153.154。

³¹柏托洛帝（Dan Bortolotti）著，龐元媛譯，《藍鯨誌》（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0年），頁276.277。

³²游走鯨沒有外耳。牠會將頭貼近地面感受振動，藉以追蹤獵物。科學家認為走鯨是早期的鯨魚，原因是牠有類似的水中特性，包括鼻有潛入水中的適應性，而其週圍耳骨的結構像鯨魚的可以在水中聽聲。另外，牠的牙齒亦與鯨魚的牙齒相似。走鯨化石是在巴基斯坦發現，在走鯨的時代，巴基斯坦是近古地中海的海岸區域。參見黃凱特撰文（Kate Wong），王道還撰述兼編輯翻譯：〈路上的哺乳動物，如何走入海洋？〉，（來源 <http://teacher.aedocenter.com/mywebB/NewBook-4/HG-04.htm>），檢索日期：2015.4.25。

³³參見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151.152。



象，此一意向是否正是鯨豚類企圖回歸陸地的習性？劉克襄更進一步指出，位於澎湖北邊的沙港，據當地老漁夫溯源，從前此區蓋屋挖地基時，此區的石下常常挖出巨大的海鼠（豚）骨頭；這些骨骸都有兩三百年的歷史，遠在人跡現身前就已存在沉積已久。當時莫名的集體擱淺上岸，死去後遭沙石掩埋，層層埋覆，百年來人居的石厝，也就在上搭蓋，矗立至今。³⁴不僅如此，海豚迄今依然循著祖先游過的路線，經常游入海灣，耐人尋味。

肆、鯤鯨羅列—鯨骨之海—鯤島騎鯨 的地景敘事

進一步探勘「鯤鯨」與「鯤島」之間互為關涉的現象，本文乃聚焦於前述意象、關涉和詮釋等向度，擬議「**鯤鯨羅列—鯨骨之海—鯤島騎鯨**」的地景敘事，作為探究「鯤」與「島」之際，「人」與「鯨」之間，錯綜複雜的依存關係，以及鯨、魚「登陸」的生態與神話架構：³⁵

1. 「原型」乃指潛意識深層—鯤鯨羅列
2. 「原型意象」乃謂初始意象的表現—鯨骨之海
3. 「原型具象」則是原型意象在特定人群的特定展現—鯤島騎鯨

相關的現地考察，則以「台江鯨豚館」為聚焦；現場位於臺南市的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低調藏身其中的「鹽田生態文化村」。主要展示全東南亞最完整的抹香鯨標本，包含骨骼和器官，以及詳細的解說。特別是館內最重要的「鯨豚類的起源」解說線索，得以和上述的古鯨類相互參照，【印多羅斯】的解說：「根據在印度喀什米爾發現的化石，4800萬年前鯨類的祖先是著四隻腳名為『印多羅斯』的偶蹄動物化石，是一種外表近似鹿的長尾無角小型哺乳類動物或超大型長腳鼠『印多羅斯』主要生活於陸地水棲的草食性動物，只有躲避掠食者才會遁入水中，最後才從草食

³⁴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153。

³⁵主要採行榮格原型（archetype）理論，進行神話原型之探勘，進行文本中文學類型的共性，以及演變規律之實際剖析，試圖揭示鯤鯨關涉的深層結構之內涵。榮格的「原型」與「集體潛意識」論，乃接榫於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針對個人內在世界中未知事物的探索，包括先天遺傳與諸多潛抑部份的解讀。榮格則進一步關注於在夢境、病理與文化上，更深層次的本能衝動與人格中本已俱足的「原型」（想像、思想或行為與生俱來的潛在模式）關係。本能與原型一起形成此一集體潛意識，也就是個人內在世界中，尚且具有涉及種族、神話等普遍意義的最底層，仰賴覺察與取得聯繫，加以釋出完滿自足的心靈超越功能。原型批評如果依據榮格的敘述，原型則有如下之分梳：

1. 「原型」乃指潛意識深層，由遺傳形成的原始積澱。本文乃聚焦於—鯤鯨羅列
2. 「原型意象」乃謂初始意象，是原型在意識中高度濃縮的表現，非因遺傳，但是可以在不同文化民族中，可以有相似的表現。本文乃聚焦於—鯨骨之海
3. 「原型具象」則是原型意象在特定人群的特定展現，可以因時空的不同而有千變萬化。例如偉大的母親之原型意象，代表人們對於母親象徵（土地、森林、海洋）的崇拜，其表現即可以有地母、聖母、十字架等具象表現。本文乃聚焦於—鯤島騎鯨

參見榮格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立緒出版社，1999年，頁6、172。以及榮格原著，劉國彬、楊德友譯，《榮格自傳》，張老師文化出版社，1997年，頁470、471。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揚智出版社，2002年，頁93、98。



變成肉食。印多霍斯的牙齒化學成份，非常像其他的水棲生物，證明了在水裡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³⁶，提供本文研究鯨魚陸海兩棲的重要的佐證。再者，館內典藏的抹香鯨的骨骼標本，則安置在一個特大空間中央，沒有任何防護玻璃籠罩著，讓觀者得以近距離目擊，鯨骨龐然的規模甚是震撼，更能感受到抹香鯨縱恣汪洋的巨大的衝擊。審視其骨骼構造的奧妙之處，其間也展示抹香鯨的各部位器官，包含心臟、肺臟、腸子以及生殖器等，沉澱在透明的藥水水缸中，上頭的紋路、肌理都能非常清晰可見。對於後續溯源「鯤鯨」的神話，以及鯨魚「登陸」的神話敘事架構，此一展區的設置，提供了目擊四草濕地與鯨豚生態地景關涉的重鎮。

倘若以前述「游走鯨」的脈絡，審視「**鯤鯨羅列—鯨骨之海—鯤島騎鯨**」的地景敘事，恐怕潛在其間的鯨魚「登陸」說，將具有高度的啟發性。有助於重新探究「人」對於「鯤」的信仰與傳說，了解人與鯨魚之間的依存關係。相關方志中的描寫，十分珍貴，劉克襄指出朱景英〈海東札記〉載記鹿耳門沙岸有自殭者，肉粗不可食，人割取其膏，資然缸焉。顯見關於台南群鯨擱淺的時間，以及唐贊哀〈台陽見聞錄〉明確指出鯨目乃「皆屬胎生，大者如山」的科學觀察，並指出當二月之交，海鯨來此生育的例證。³⁷日本人類考古學家國分直一，在研究台灣平埔文獻時，亦特別著意於荷治時期的台窩灣與鯤鯨的關涉，並指出「這些沙洲所擁抱的內灣，中國人叫他台江，而荷蘭人卻認為這些島嶼的形狀酷似鯨骨而稱之為華爾希斯·鵬。荷蘭人從澎湖來到台窩灣構築了暫時城堡，稱為烏蘭其城，是一六二四年的時候。」³⁸。因此透過「倒風內海」與「鯨骨之海」（台江內海）古地圖的再現，此一鯤鯨羅列的「鯤島」顯影，彷彿載記著群鯨渴望「登陸」，或者是人類直接將鯨魚誤認為「陸地」（鯤鯨）的現象，似乎與台灣島國的神話密碼攸關。

然則群鯨擱淺或「登陸」的習性，也是人類肆虐的悲劇，1850年代，新英格蘭捕鯨船船長史卡門，在一處隱蔽的礁湖找到群集的灰鯨「在陸地上噴水」，此一習性原本是每年入冬，從白令海峽南下到加州的灰鯨群，游進淺水灣的礁湖淺灘，或是沼澤田野裡，繁殖新生的小鯨。如斯無爭與低調的「登陸」，卻也因著捕鯨船船長的發現，於焉展開轟傳世人的「屠鯨」歷史，為期十年的集體屠殺，導致灰鯨將近滅絕。下迄 1940 春初，小說家史坦貝克的旅行書〈夸特茲海來的日誌〉中，屆臨此一現場，猶能目擊巨大的群鯨殘骸，四處橫陳，不免悲慨。³⁹

群鯨「直接」登陸的曲折遭遇，或許尚待更多跨領域的研究，仰賴突破現存的盲點；然則通過神話的意向，本文認為鄭成功「騎鯨人」形象與「海國英雄」的傳

³⁶ 「台江鯨豚館」「鯨豚類的起源」解說，（<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937/%E5%8F%B0%E6%B1%9F%E9%AF%A8%E8%B1%9A%E9%A4%A8>） 檢索日期：2015.10.25。

³⁷ 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156-157。

³⁸ 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安平區公所，2008年）下冊，頁842。

³⁹ 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169-170。



奇，或許可以視為另類鯨魚「登陸」神話的擬議。鄭成功「騎鯨人」神話的變貌，吳子光《臺灣紀事》之〈鄭事紀略〉載記：「諜者言島中有鯨鯢長數十丈，夭矯起波間，金光火閃爍，噓氣如雷鳴，風濤暴漲，隱隱有金戈鐵馬之聲不絕，舟航糜碎，溺入海盡死，盡夜哭聲震天；雞鳴風始定，魚亦不見。相譁以為妖怪云。是夕，成功生，人奇之。」⁴⁰，顯見鄭氏誕生前夕海中巨鯨示現，宛若雄兵列陣，先聲奪人的氣勢，似乎也為鄭成功其後的驅荷登陸埋下伏筆。江日昇《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出生、以及入台前乃至病逝，皆與鯨魚密切攸關。天啟四年子時，鄭芝龍正高興夫人翁氏生子：「天明，聞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爍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莫當。通國集觀，咸稱異焉。閱三晝夜方息。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一官妻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間，夢同眾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沖，驚倒。醒來即分娩一男。」⁴¹，此一誕生異象的鋪陳，儼然奇觀，海上大魚「揚威莫當」之神氣，吸引「通國集觀」。海、空、陸神異景觀呈現的衝擊，營造出空中金鼓、香氣滿街等視聽嗅覺，眾人都是異象的見證者。當其時鄭母夢觀大魚，描寫即將臨盆的翁氏，夢見自己隨眾人岸上觀大魚，此時大魚「對懷直沖」，醒來生子，此兒即為鄭成功。再者《臺灣外記》與《臺灣紀事》記載鄭氏出生當天，鯨魚在海上翻騰，造成各種聲光，引發眾人注目。此外《臺海使槎錄》、李元春《臺灣志略》、施士洁〈臺灣雜感〉也接續記載鄭成功前世、入臺前後皆與鯨魚相關。⁴²

鄭成功收復台灣的神話中，則被形容成騎著鯨魚進入鹿耳門。即便是荷軍方面的衝擊，也不在話下。永曆十五年元月十九日，天明，荷蘭揆一王率諸酋登城望海，即影見一人「幘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繞過赤崁樓而沒」，後來成功戰船果由此港而返。⁴³這一騎鯨敘事的模式，也見於吳子光《臺灣紀事》：「時臺地屬荷蘭左賢王，忽夜夢一偉人盛服騎鯨魚入鹿耳門，侍衛甲兵甚重，道無阻者。及寤，異之。未幾，報鄭兵至矣。」⁴⁴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則載有：「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問善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⁴⁵，李元春《臺灣志略》則謂：「鄭成功起兵猖獗，有僧識前因，語人曰：『此東海大鯨也。』」⁴⁶江日昇《臺灣外記》則詳實敘述此一「東海長鯨」的來龍去脈，並隱括鄭成功歸逝的神異敘事：「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有問黃藥寺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辛丑，成功攻臺，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帶，騎鯨魚從鹿耳門遊漾而入。後

⁴⁰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35。

⁴¹江日昇，《台灣外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第60種，頁4-9。

⁴²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台北：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73-74。

⁴³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849。

⁴⁴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35。

⁴⁵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4種，頁79。

⁴⁶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18種，頁86。



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數日，而成功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言。」⁴⁷

即便是鄭成功去逝的前兆，依然取象於冠帶「騎鯨」，並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⁴⁸彷彿「東海長鯨」完成人間游歷的任務，李元春《臺灣志略》：「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夢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入；未幾，成功突至，紅毛遂遁。明年五月，其轄下人復夢一鯨魚冠帶乘馬由鯤身出海外，而成功遽卒；正應『歸東即逝』之語。異哉！」⁴⁹。此一鄭成功誕生與騎鯨登陸的異象，龔顯宗並參酌《敦煌解夢書·水火盜賊章第四》有謂，夢見江湖海水主「大昌」，夢大魚揚動是「一鳴驚人」。進而彙輯系列鄭成功民間故事的敘述模式，認為應可視為「魚圖騰」崇拜的現象，亦即依海為生的族群，在心理上對於魚圖騰，有其歷史與地理上崇拜的雙重因素⁵⁰。除了騎鯨人神話以外，同時也被塑造成了一位英雄人物，其神話由台北劍潭、台中鐵砧山與劍井、到南投草屯鎮都有傳說。鄭成功真正踏上台灣土地不足一年，然而神話何以能夠凌駕於歷史之上？或許應由神話的流行加以觀察。

關於鄭成功去逝的傳說，除了上述「騎鯨出海」的典型之外，尚有其他諸說值得觀察。一說當時台江外海波浪衝天，繼而雷震電閃，如山崩地裂「外海浮起一條大如小山已死亡的海翁魚（鯨魚）」。直至鄭氏王朝將要結束之際，又一說突然有「鱷魚登陸」澎湖，死於民宅。⁵¹顯見直到晚清，鄭成功與鯨魚傳說，無論是騎鯨登陸，或云鯨神轉世，依舊密切攸關。《臺海使槎錄》則稱成功未疾時：「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海外；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鱷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⁵²，本文最特別者，乃由轄下指稱夢見前導稱鄭成功將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看到的鄭成功形象是「鯨首」，與一般入台傳說「冠帶騎鯨」不同，亦即入台傳說是「人騎鯨」，病卒前則是「鯨乘馬」。並申說說鄭氏子孫「皆鯨種」轉世，再言鱷魚之死乃應驗鄭氏之亡，耐人尋味。⁵³范咸「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一謂：「含沙誰謂射人工（墨魚常噴黑水以自衛），登陸機先兆海翁（海翁，魚之大者。鄭氏將滅前，有魚長四、五丈，鳴聲嗚嗚，登

⁴⁷江日昇，《台灣外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第60種，頁405。

⁴⁸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849。

⁴⁹李元春，《臺灣志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18種，頁86。

⁵⁰龔顯宗，《安平區志·文學志》收錄於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849.850。

⁵¹謝進炎、何世忠，《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台南市：安平開台天后宮出版，2010年），頁175、247。

⁵²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4種，頁79。

⁵³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台北：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75-76。



岸死)。深賴子矛還自刺，尤憐尺布未能縫（施、姚二公滅鄭氏，並以賊攻賊。鄭經孽子欽舍監國有才，為宗族所害）」⁵⁴，范咸自註海翁是魚類中之大魚，鄭氏亡國前，有長四、五丈的魚上岸而死。這是將海翁魚連結到某大魚，再將大魚之死，乃預兆鄭氏之亡國，與黃叔瓚以鱷魚之死應驗鄭氏之亡，俱是一樣的邏輯。《諸羅縣志》並言鄭經喜吃麻虱目，再因其賞味期短，而以「宜乎鄭氏之不能久」收尾。這諸種說法，記載前朝史事，都有「物死兆國亡」之語，表示這種想法不是偶發，李宜靜認為反映的是勝國御史，蒞臨前朝故土的優越感與嘲諷意涵。⁵⁵再者，黃叔瓚、范咸分別以鱷魚、海翁之死，預兆明鄭之滅亡，然則前述「鱷魚登陸」的版本，本文認為當與前文「游走鯨」的形象關涉，實為鯨魚演化尚處「兩棲」階段，外觀與鱷魚相仿的錯覺；誠如鄭氏王朝東寧建國，未濟全功的遺憾心態合觀。此一「鯨／鱷」登陸模式的神話論述，《安平區志·文學志》中，亦採錄了海鱷現身，意圖將原本相連的台灣與西邊大陸，拖行海中掀翻，一位霞光四射的老婦人與一位名為彭胡的年輕人，干預了此一劫難，通過吞食楊梅，彭胡、白沙、漁翁諸人，陸續化為鐵釘，乃將台灣大島，釘牢自台灣海峽海中，避免了大鱷執意欲將台灣拉去大洋的命運。此一口傳文學，鮮活將台島與澎湖等外島的關係，串聯起來，龔顯宗認為此一神話，解釋了台灣與中國歐亞板塊分離的現象，耐人尋味⁵⁶。再由鯤鯨的傳說，到鯤鯨的宗教信仰。化「鯨神」為「鯤鯨」崇拜之神話與宗教信仰，也關涉於安平海洋圖像的展現，包括從媽祖到王船信仰、風獅爺圖像的系統⁵⁷。

龔顯宗進一步指出，鄭經系列詩作，可視為台灣海洋文學的啟帆始祖之作。他的《東壁樓集》所收詩作四百八十首，全集以〈觀滄海〉一詩開其端序，氣宇不凡；其中與水意象關涉者，占了半數，兼有海、洋、江、河、溪、泉、潭、澗、浪潮、清流、瀑壑的景象，信手皆是。⁵⁸如其〈江上吟〉云：「靜坐思往事，開窗夜聽潮，殘燈伴孤枕，濃睡不覺宵。〈江上曲〉一詩，更直陳釣鯨的關喻：「生長清江上，不識揮耕鋤。理絲釣巨鯨，碧水日夜居。」〈不寐〉一詩，則興發軍征壯懷：「聽潮思擊楫，夜雪憶平吳。遵養待時動，組練十萬夫。」整體宏觀鄭經詩意，或許可以其〈偶見題〉謂「風雨關山外，衣冠海國中」最能體現他立足鯤島，建基東寧，薪傳漢文衣冠的本懷。⁵⁹

再者，巨鯨游於壯闊的大海，逍遙自在，亦令人神往，正如宋朝大詩人陸游詩：「時看雲海化鯤鯨。」在陸海兩棲之外，莊子逍遙遊中，又採集了「鯨可化為鵬」的海空「兩棲」神話「北溟有魚，其名為鯨。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過去先

⁵⁴清·六十七，《使署閒情》，收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122種，頁43。

⁵⁵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台北：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76-77

⁵⁶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793.794。

⁵⁷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881。

⁵⁸龔顯宗選注，《鄭經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2013年），頁22。

⁵⁹龔顯宗選注，《鄭經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年），頁56.61.68.137。



民將大型而穩定，海上遠望儼如鯨背的沙洲，稱為「鯤鯨」。然則「鯤可化為鵬」的道家逍遙哲理，固然可以將其視為寓言，加以闡釋與發揮；然則袁珂指出，如斯由「魚」變而為「鳥」的取象，實為一由「海神」變為「風神」的神話意向。溯源此一《山海經·海外北經》中的海神禺強，乃是天地嫡親的孫兒，又兼風神。當他以風神形象現身時，乃一「人臉—鳥身—耳掛雙青蛇—足踏雙青蛇」的威猛形象。並鼓盪巨翅，扇動無比巨風，並夾帶疫癘與病毒。當其以海神形象現身之時，乃較為和善，外觀誠如「陵魚」，乃「魚身—有手有足—駕雙龍」的北方大魚形象。⁶⁰此一大魚即為鯨，每年冬天，當海潮運轉的時候，他就將從北海遷到南海，由魚變而為鳥，亦即由「海神」變成「風神」。⁶¹

「鯤可化為鵬」的神話，亦見清·卓肇昌〈七鯤身行〉有謂「臺疆一線天，南北相對峙。安平障東流，咽喉稱鹿耳。爰有七鯤身，固此邦之址。鼓山發其源，勢與崑崙比。騰躍海東西，斷續自逶迤。鼇首戴山崢，鯨背負天咫。排排走金盤，影射北斗裏。左旋右抱如畫圖，寒樹依微映闔闔。鯤身晚照清如洗，風遠飛帆細欲無。噓氣微號鼓鬚鬣，遠控萬里城之隅。熬素螺殼散成雪，點綴驪龍纍纍珠。有時鯤怒走沙石，羊角扶搖搏鵬翻。喧豨噓煙紅珊瑚，比目鰈翻銀濤白。下有蜃蚌爭變化，噴沫騰掀幾千尺。斯須浪靜氛氣收，空中隱現十二樓。雲水青冥浮七島，三壺縈帶淨於秋。陰火熒熒海人市，逐蜻尚有擬來遊。古塢閒花明滅樹，獨繭欲下月鰲鉤。撓歌唱罷人何處，殘霞空鎖數峰頭。」⁶²全詩氣勢具足，將 **鯤島 - 鯤鯨 - 鯨背 - 鯤鵬** 意象之遞嬗，鮮活體現無遺，可視為陸海空三棲神話敘事之佐證。事實上安平一域，存在於海洋信仰的淵源中，原本即十分看重王爺千歲信仰。再者福建地區，閩南一帶「以海為田」，自古即對「風神」、「海神」崇拜十分虔敬，甚而廣設專祀風神的「風神廟」，並例行性於十月至十一月舉行「遣舶祈風」，四月舉行「回舶祈風」等傳統，形塑海洋文化圖像至深。⁶³對於後續持恆考察「鯤鵬」神話之模式，極有啟發。

廖鴻基的《後山鯨書》，則書寫著「鯨生鯨世」的鯤島眷顧：

海面曾經的那一道道橫嶺背脊，早已懸浮成童話故事中一座座會噴水的小島。

多大的矛盾，我的心裡或許願意被海水裏抱、充滿，但我的肺囊卻必要定時

⁶⁰「陵魚」乃中國人魚傳說，亦即陸居的魚，並與龍魚、鮫人的傳說相關。臨海鰥寡居多捕取回家，養於池沼，當作伴侶。袁珂，《中國神話傳說》（一），（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206、212。

⁶¹袁珂，《中國神話傳說》（一），（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208-209、213-214。

⁶²施懿琳等編撰，《全臺詩》第2冊（臺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頁309-310。

⁶³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881。



更換空氣。明明是陸地的身體，何以偷偷藏著海洋的心神⁶⁴

無論是「騎鯨登陸」，或是「鯤鯨作島」，台灣的地誌想像，在亙古的群鯨出沒與演化之下，多重的意象如斯千彙萬狀。清末文人施士洁題詠的〈臺灣雜感〉，也是在鯨背上吞吐意象：「大鯨東去海門青，石井雄風捲四溟。掘地草雞新識緯，築城荷鬼舊羶腥。橫飛鹿耳空中艦；寸剪牛皮島外庭。試上赤崁樓一望，木岡九疊敞雲屏。」⁶⁵首聯「大鯨東去海門青」句，自注：「鄭成功起兵時，有一僧知其前因曰：『此東海大鯨也』」，此為鯨魚轉世傳說；頸聯「橫飛鹿耳空中艦」句，自注：「成功襲臺，荷蘭先夢有人騎鯨從鹿耳門入港」，乃為騎鯨入臺傳說，可見鄭成功與鯨魚傳說，仍是世人津津樂道的題材，儼然成為地景與神話層累的人文積澱。

誠如廖鴻基《後山鯨書》所言，鯨由兩棲，演化為海生的歷程「下海，當初多麼孤苦的抉擇，你們從天神注視裡走入海神懷抱，又演進為海水裡最傑出的哺乳動物。」。關於鯨文化書寫的地景詮釋，乃以潮間帶為主軸，兼重人類與內海溼地生態等自然元素，格外關注鯨生態的書寫與地景踏查。溼地生態的地景繫連，乃為探勘臺灣現存鯨豚與內海生態復育之現場，諸如「台江國家公園」、「台江鯨豚館」、「六孔碼頭服務區」等地景的踏查，有助於「**鯤鯨羅列—鯨骨之海—鯤島騎鯨**」的地景敘事，主要觸及了鯨豚演化如何影響族群、神話與生物之間的複合關係。誠如探尋「鯤島」，乃以「鯨」的視角出發，溯源「鯤鯨」的神話原型。並且以「鯨骨之海」疏通「鯤鯨」系統，此部份結合「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古地圖進行研究，並且取材梅爾維爾《白鯨記》、王家祥《倒風內海》以及廖鴻基《後山鯨書》系列，探討海洋文學的鯤島體驗，將召喚一系列風雲詭譎的島國神思異想。此外魏德聖導演即將開拍的「台灣三部曲」電影首部曲，正是以王家祥《倒風內海》為底本，奠基在此一「鯨骨之海」的想像，次第打開塵封的「鯤島」史詩，值得期待。再者，如何將鯨豚生態與「騎鯨人」登陸神話，進行特殊的宗教地景體驗，鹿耳門傲岸如斯的「鎮門宮」，恰座落於鹿耳門港的海口旁，儼然「台灣之門」，並得以與安平港形成互為唇齒關係。奉祀延平郡王鄭成功，因驅荷復台並整文興武，人民感念此位民族英雄之豐功偉業，正殿橫匾，大書「英雄」兩字，器宇非凡。可見鄭成功之「海國英雄」形象非常鮮明。事實上，鄭成功的傳奇一生，正是伴隨著鯨魚神話的演繹，有著殊勝的關係，歷久而彌新。

整體而觀，這類視「魚背」為「島」的傳述模式，鹿憶鹿認為應是緣由以「魚」作為世界「載體」的神話，可能是基於天河、地川相連，水浮天而載地的虛妄幻想，作為大地支柱的魚類，往往具有碩大無朋的軀體，在其他民族多說成是「鯨」⁶⁶。準此，如何立足鯤鯨，穿越「台灣」之地景、神話與文學？本文持續探勘沿海濕地

⁶⁴廖鴻基著，金磊攝影，《後山鯨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159。

⁶⁵施士洁〈臺灣雜感和王部叻孝廉韻，胡鏡華太守同作〉，收入《後蘇龔合集》（《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第215種，頁53。

⁶⁶鹿憶鹿〈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2000.1，頁28。



生態地景，體現「鯨骨之海」（台江內海）與「倒風內海」的生態地景踏查。運用文化研究理論中「文化迴路」的方式，解析「鯤鯨」文化地景書寫的觸角與模式；包括「台灣」與「內海原型」的「認同」與「再現」，鯤島神話的「生產」、愛台灣的本土意識型態之「消費」與「規約」如何確立環節與模式，「文化迴路」的概念原圖，示意如下（圖 2）：⁶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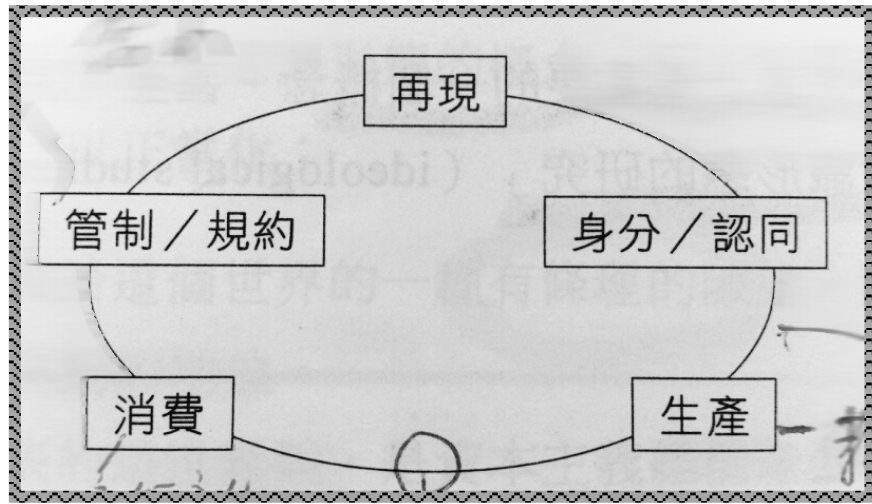


圖 2：「文化迴路」示意圖

在「文化迴路」模式中，文化意義的產製與嵌合，乃鑑於此一文化迴路的各個層面，其中每個層面對於作品的意義都有必然的影響力，但各自不足以決定此迴路中，下一刻的意義產製情況。每一個時刻（即生產、再現、認同、消費與管制）都涉及意義產製，並且與下一個時刻相互接合、連結在一起，但無法完全決定意義會如何被接受或生產。

本文將此迴路的概念，遞進一步擴充為「鯤鯨」神話原型的「整體」文化迴路圖象（圖 3），亦包括 1. 意象、2. 關涉和 3. 詮釋三大「個別」的文化迴路，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論述，有助於通盤審視「整體」文化迴路的體系，進而歸納「鯤鯨」意象與潮間帶神話地景書寫的義理架局。

⁶⁷ 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主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五南出版社，頁 67。



下圖即是三個「個別」迴路系統，乃由右下角 1. 意象迴路的「鯨胎生」向度，作為演化意義「生產」的起點。繼而以左下角 2. 關涉迴路的「鯨迴游」向度，探討「鯤島」的文化「消費」。乃至於正上方 3. 詮釋迴路的「鯨緯度」向度，作為潮間帶地景的「再現」，是為「鯤鯨」神話原型的「整體」文化迴路圖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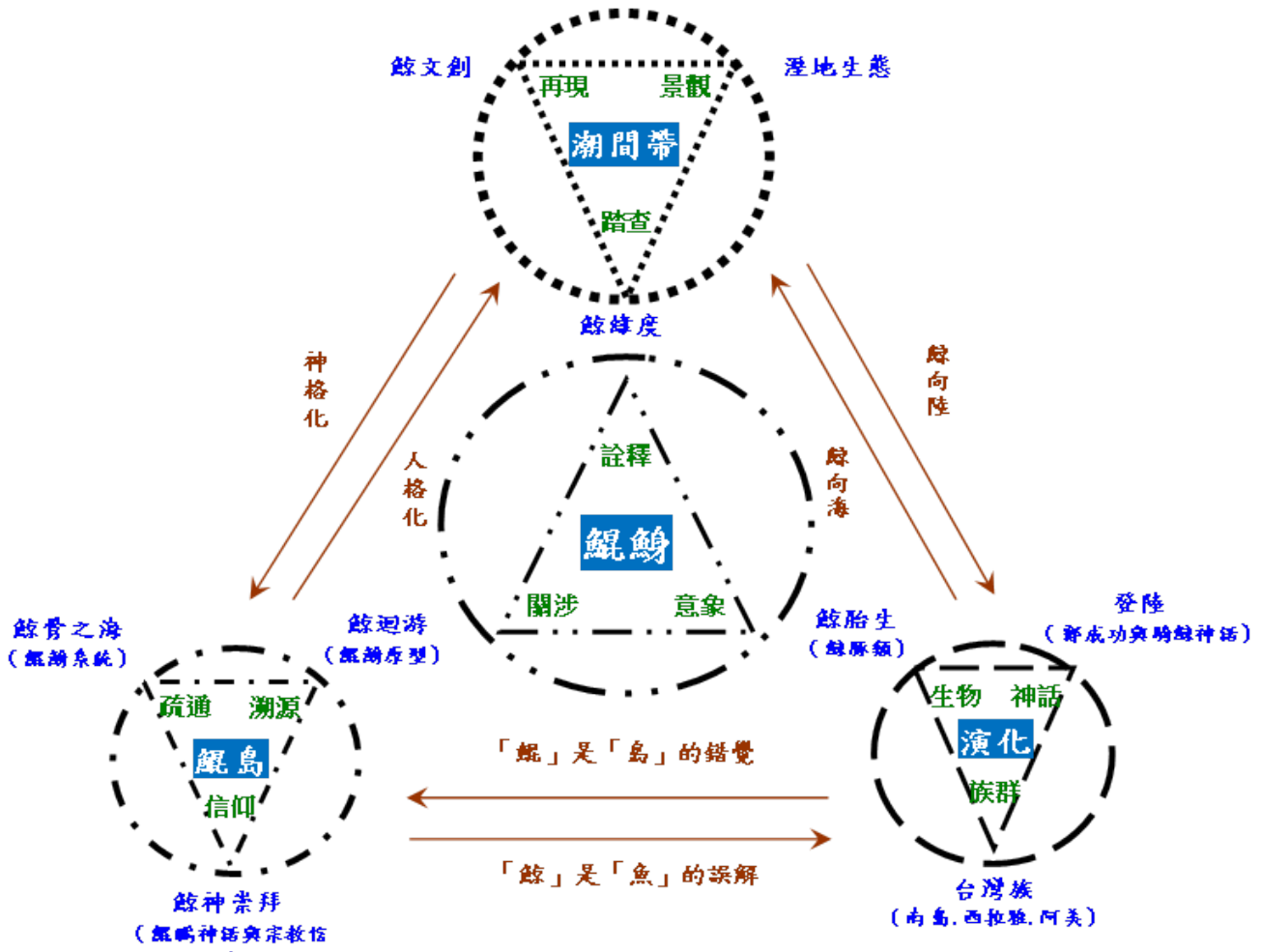


圖 3：「鯤鯨」神話原型的「整體」與「個別」文化迴路圖象

至於「整體」文化迴路左半部的外環，則代表文化迴路中「管制／規約」意涵的「神格化／人格化」意向，探討在「神眼」和「人眼」之間擺盪的「鯨緯度」，如何形成特定的「台江－台灣－台南」意識型態。至於「整體」文化迴路右半部的外環，則代表「身份／認同」意涵的「鯨向海／鯨向陸」意向，則是探討充滿神話與演化的「鯨魚登陸」之地景觀，以及帶有族群情感的「騎鯨人」之傳奇觀。以上的分析研究，主要是奠基在「鯤鯨」意象開啟的地景、神話與文學現象，因而有「整體」文化迴路外環下方代表「消費」與「生產」意涵的「鯤」是「島」的錯覺，抑或是成因於「鯨」是「魚」的誤解。這一整體迴路的鋪陳，透過「鯤鯨」意象研究，進而探索台灣海洋文學，得以兼重古典與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並從中關懷本土文化意象，進一步建立鯨文化書寫之系統，將大有可觀。



此一文化迴路擬議的疏通，旨在統整前述諸多「鯤鯨」系統的內在理路；本文前述的「鯨骨之海—鯤鯨羅列—鯤島騎鯨」脈絡，主要觸及了其「**意象迴路**」的部份，探討鯨豚演化如何影響族群、神話與生物之間的複合關係。又如其二「**關涉迴路**」的部份，本為探尋『鯤』之神話空間和時間的脈絡。聚焦於「鯤島」，乃以「鯨」的視角出發，回溯至「鯤鯨」之原始、系統、信仰。亦即「鯨迴游」向度是溯源「鯤鯨」的神話原型。「鯨神崇拜」乃觸及鯤鯨王爺信仰，以及鯤化為鵬的神話發展。

再如其三「**詮釋迴路**」的部份，誠是關於鯨文化書寫的現代詮釋。乃以「潮間帶」為主軸，兼重人類與內海溼地生態等自然元素，重新詮釋「鯨緯度」與潮間帶之關係。「鯨緯度」的書寫，格外關注鯨魚的書寫與地景踏查，誠如廖鴻基《後山鯨書》所言，鯨由兩棲，演化為海生的歷程「下海，當初多麼孤苦的抉擇，你們從天神注視裡走入海神懷抱，又演進為海水裡最傑出的哺乳動物。」。至於「溼地生態」部分，乃為探勘臺灣現存鯨魚與內海生態復育之現場，諸如「台江國家公園」、「六孔碼頭服務區」等等。復次，「鯨文創」則觸及將鯨魚意象、濕地景觀、鯨緯度書寫，如何透過文創詮釋，進行潮間帶文化「再現」的可塑性，例如「鹿耳門鎮門宮」和「台江鯨豚館」，如何將鯨豚生態與「騎鯨人」登陸神話，進行文創導覽，以及特殊的宗教文創體驗，值得跨領域人才的進駐與研發。本研究團隊現地踏查的案例，乃以「鯤鯨」意象為聚焦，探索「鯤鯨」與鄭成功神話結合的模式。並以此為主軸，探索海洋文化的嶄新向度，特別是「鹿耳門鎮門宮」與「台江鯨豚館」，對於勾勒鯤島鯨文創的意象，極有啟發。傲岸如斯的「鎮門宮」，號稱天險，恰座落於鹿耳門港的海口旁，儼然「台灣之門」，得以與安平港形成互為唇齒關係。

再者，關於進行「鯨緯度」的鯨文創的設定，西拉雅族的畫家陳剛毅，乃進一步把台灣畫成一隻大鯨魚（圖 4），開啟了「鯨緯度」獨特的鯨文創視野：「有時多數人只看到鯨魚一側的黑水溝，還有水溝一側高大的龐然巨龍。但其實轉頭一看，卻是文化更多元豐富的南島世界，面對的是更寬廣蔚藍的太平洋，期待我們透過台灣南島朋友的鯨魚眼睛，來看見她們！」⁶⁸

⁶⁸ 「臺灣正掙扎擱淺，還是頭準備遨遊大海的鯨魚？」MATA TAIWAN 網頁.2014/03/25
（來源：<http://www.pure-taiwan.info/2014/03/taiwan-as-a-whale>）瀏覽日期.2015.4.30





圖 4：陳剛毅畫作「臺灣正掙扎擱淺，還是頭準備遨遊大海的鯨魚？」

本圖也充分體現了「鯤島」意象的形塑，同時也將潮間帶、南島族群的繫聯以及想像，一體呈現。此外，也說明了台灣何以成為「群鯨出沒」的生態現象。乃因台灣東部海域，有一條非常深的海溝，加上滋養太平洋西岸的黑潮流經台灣，不斷讓海溝的浮游生物浮升，因此形成非常、非常豐富的大漁場。這也是為何每年這期間，都吸引許多鯨豚朋友來到台灣東岸覓食⁶⁹。充分印證了群鯨慣於「迴游」在與她們「外觀」相仿的區域，也與整體「鯤島意象」的探勘，若合符節。

伍、結論

如何立足鯤鯨，穿越「鯤島」之地景？本文認為主要是奠基在「鯤鯨」意象開啟的地景、神話與文學現象，因而有「鯤」是「島」的錯覺，抑或是成因於「鯨」是「魚」的誤解。進而探究「島」與「鯨」之間錯綜複雜的依存關係，王家祥《倒

⁶⁹每年的 4 月到 10 月，是台灣東部的賞鯨季。而其中 5 月到 9 月，更是賞鯨的高峰。目前全世界的鯨豚共有 79 種，而台灣就可看到 27 種，佔了近 34%！光是在離台北最近的龜山島賞鯨區，就可看到 17 種。如果挑對時間出海，甚至有高達 95% 的機率可以看到鯨豚呢！「臺灣正掙扎擱淺，還是頭準備遨遊大海的鯨魚？」MATA TAIWAN 網頁，2014/03/25（來源：<http://www.pure-taiwan.info/2014/03/taiwan-as-a-whale>）瀏覽日期.2015.4.30



風內海》的敘事基調，在沉潛的潮聲中，鮮活的將族群、濕地沙洲、巨鯨與台灣之間的聯結，綿密地糾纏起來：

加踏總是說：「好想站在那一座浮起的柔軟沙洲上，看看外頭的大浪，從無止盡的那一方推送來傳說中的巨鯨浮出海面。」等春天時走海路就好了！不必這麼危險和疲累，內海在春夏之際會和善地庇祐我們，輕鬆地把阿滿舉起，不怕鹿皮載的太多，推著我們穿過像巨魚一般的沙洲，免於風浪的打擊，迅速送我們抵達南方最後那一尾巨鯨上的神祕城堡！」⁷⁰

「鯤鯨」意象與「鯤島」神話地景書寫的啟碇，宛如象徵著台灣主體意識的探勘，歷經了一段曲折而隱晦的過程；一如巨鯨在海陸兩棲之間，如何抉擇的苦處，方能在演化的長鍊下，成就驚奇的史詩。誠如本文意圖為鯤島進行深層次的解碼，這一整體「鯨」書寫的鋪陳，透過「鯤鯨」意象的研究，進而探索台灣海洋文學，得以兼重古典與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並從中關注本土文化意象，探勘沿海濕地生態地景，體現「鯨骨之海」（台江內海）與「倒風內海」豐饒的神話生態踏查，期待建立跨領域鯨文化書寫之系統，進行鋪陳台灣海洋文化書寫的地誌向度，將大有可觀。

參考書目

傳統文獻

- 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 清·江日昇，《台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第六十種
-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 清·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一八種。
- 清·胡建偉，《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一〇九種。
-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新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四種。

近代論著

- 王家祥，《倒風內海》（臺北：玉山社出版，1997年）
- 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安平區公所，2008年）
-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一），（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⁷⁰王家祥《倒風內海》，玉山社出版公司，1997年，頁14.89。



柏托洛帝 (Dan Bortolotti) 著，龐元媛譯，《藍鯨誌》(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0年)

廖鴻基著，金磊攝影：《後山鯨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

劉克襄，《自然旅情：鯨魚、獼猴與鳥類的觀察記事》(臺北：晨星出版社，2003年)

威提·伊希麥拉 (Witi Ihimaera) 著，陳靜芳譯，《鯨騎士》(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3年)

施懿琳等編撰，《全臺詩》第5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

龔顯宗選注，《鄭經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2013年)

期刊論文

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台北：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

鹿憶鹿，「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144期，(臺北：歷史月刊社，2000年)。

網路資料

黃凱特撰文 (Kate Wong)，王道還撰述兼編輯翻譯：〈路上的哺乳動物，如何走入海洋？〉，

(<http://teacher.aedocenter.com/mywebB/NewBook-4/HG-04.htm>)，檢索日期：2015.4.25。

花孟璟，〈北部紐西蘭毛利人 拜訪阿美族「兄弟」〉【自由時報】，2012年11月21日。(<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32174>.) 檢索日期.2015.4.29。



The Role of Topography in the Kunshen and Kundao Myths of Taiwan

Ming – Chih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Yu – Ying Li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Kunshen, a huge sea creature in Chinese folklor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yths, literature, and topography of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of Kunshen and the myths relating to the coastal wetlands of southeastern Taiwan known as the Taijiang Inland Sea and the Daofeng Inland Sea.

The related myths describing the island of Taiwan as riding on the back of a whale originated prior to the siltific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Taijiang Inner Sea. In t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plex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whales and between the Kunshen and islands, we examine the prototypes of the Kunshen myths and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myths describing whales landing on shore.

Keywords: Kunshen, whales, mythology, Kundao, Taiwan

